



0
1
2
3
4
5
6
7
8
9
10

タイトル番号：0061

書名：豊臣秀吉譜

1冊

女子

南明院殿

女子

武藏守三位法印一路妻
關白秀次母一路初名助尾
州海郡人也

秀長

美濃守 大和大納言

秀吉

不詳其父

木下藤吉

後官改姓始稱豐臣

關白從一位太政大臣

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薨

又号羽柴範胤守



秀吉

秀俊 大和中納言
實三位法印子

女子 森義作妻

秀次 関白内大臣 初為三好山城守養子故号
王好孫七郎 實三位法印子 秀吉養子

秀秋

金吾 後号號前中納言

實木下肥後守家定子 秀吉養子

家定者秀吉公妻之兄也

棄

幼卒去

秀頼

右大臣從二位
元和元年五月亡

豊臣秀吉譜上

秀吉

不知其所生。或曰尾張國愛智郡中村郷篠阿弥子。其母夢日輪入懷中而生之。故名日吉。

幼而穎悟稍長。倜儻不常。父毋欲爲禪僧。使往同國光明寺而爲弟子。時八歲不學禪法。唯好武勇。其心謂僧者是乞人之徒也。吾豈爲之哉。於是恣其心。擅其行。寺僧厭之。曰。此兒爲寺中之障礙必矣。不如逐之。即還之於其父。日吉怒罵曰。吾必格殺汝等。焚燒此寺而已。寺僧聞其豪言。而驚恐。乃畀單給珍箋以還焉。

父母貧且賤。故日吉或耕田。耘草。或撈泥鰌以餉其

口。

秀吉
中村木下弥三門秀吉
子秀吉
生ミテ死ヌ後千鎰
阿弥志モト入夫ヲ

秀長等五子ノ

十六歲赴遠江仕松下加兵衛尉之綱。一日之綱問曰：尾張國所用之甲冑者何哉？對曰：有胴丸者，其製異於桶皮筒也。於右脇結之，屈伸自由也。尾張國所用者是也。之綱曰：汝往買此兵器來矣。乃授金五六兩，且告以爲縱以此金欺之綱不如為大丈夫先于良主乃往遇叔父而議斯事。叔父可之。曰：信長者今時之良君也。汝往事之於是製其衣服，飾其刀劍，自号木下藤吉郎秀吉。或曰秀吉慕朝比名義秀有勇名

顛倒其名而号秀吉義吉訓同

永祿元年九月朔日纖田信長為龍木之樂而歸秀吉長跪於路傍訴曰：某父仕纖田大和守久矣而家單窶，某亦屢受奴顏之耻，故不能足蹈君門，唯願仰君之資，焉耳。信長聞而笑曰：汝顏似猿，其心輕捷也耶？遂使之。

奉仕信長初呼曰小筑以其謂為筑阿孫子也。信長嘗欲攻尾州犬山城，昧爽出軍，有乘馬意氣揚者，信長問曰：何人哉？答曰：木下藤吉郎秀吉也。其後信長平明為放鷹，出千跡邊言曰：何人相從乎？秀吉對曰：藤吉郎在斯。信長嘉之曰：可也。努力焉自此而後秀吉受信長之恩顧漸盛矣。

或時清洲城壁崩，可百間。信長命諸土急修補之，而事停滯至二十餘日。秀吉曰：方今東有奉川義元，武田信玄，北有朝倉義景，齊藤龍興，西有佐々木承楨，淺井備前，守長政是固危急存亡之秋也。而今城壁之崩不急修之，嗚呼殆哉！非招禍乎？信長聞曰：吁！尔猿也，何言哉！秀吉不肯輒言。信長挽秀吉之手，而屈之於是秀吉審

言其情信長大感之曰汝監此事急修城壁矣秀吉往宿老宅曰城壁修築之事依監吏之停滯而未成故命余以是敢請使監吏敬從事宿老僉曰卿其僉之因是秀吉聚役吏而相謀分百間為十隊而修之故明白事成矣時信長放鷹而帰見之大喜加賜秩祿

秀吉白信長曰清洲城水乏唯築城于小牧山而可也耶信長嘗雖欲之而勞諸人之費故不及此今聞秀吉之言叱曰不受命而直言且不顧万人之勞其罪當死然今宥之耳凡秀吉犯顏而言者屢矣信長常彈斥之故見者聞者咸非笑之曰彼面皮之厚眶翅十重鐵甲也然秀吉終不懲之唯欲容忠於信長也

柴田修理亮勝家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者信長股肱之臣也秀吉慕之摘其姓之一字而改姓羽柴

同六年夏信長猶于河邊為謫武也分兵為二為戰爭之粧信長戲以秀吉為三方之將磬控縱送不掌而涉信長竒之

同年之秋信長到西袤濃燒木里其夜軍次洲侯時福富平左衛門失其金龍之笄疑其盜之者諸人皆指秀吉々怒曰吾貧故受辱如此然今非可死之地不如以謀捕盜之者而洗冤証也即到津嶋召富人而談之曰有質物則可以使覓之若然則賞之以黃金十兩乃寄宿於富人堀田孫布衛門宅以待焉既而盜者果來以彼笄為質請借五貫文之青銅秀吉聞之乃馳至捕之秀吉大悅詣于牛頭天王之寶前而率盜者帰信長之

陣時信長將歸見秀吉執盜怪問之秀吉詳告之故信
長憐之感之賜黃金且與百貫之祿

信長嘗問炭薪一年之費監者曰千石有餘也信長命
村井長門守改監者而村井之所舉皆不稱信長之意
召秀吉曰汝試監薪炭之事於是秀吉自對竈燒火且
校勘爐火檢一月之費而察一年之用則嚮千石有餘
三分之一而足秀吉謂頃年千石有餘者皆無用之費
也秀吉言於信長曰感之秀吉曰仄聞他邦之君長
於山則有炭薪之貢於海則有雜錯之貢今君之國中
處多山且村里大木滋生之處亦有之狃ニギ一村真野
木則亦甚容易而已信長喜曰唯汝圖之莫使百姓甚
勞也其後謂秀吉曰使汝監薪炭則固非其任如良驥

附
塙車耳

信長出軍於義濃時有一旗不慣見者問曰誰旗歟曰
木下藤吉秀吉旗也信長大怒曰是誰使擁此旗乎遂
折其旗而弃之然秀吉不恨之以勤軍事

同九年信長謂家臣曰吾屢雖侵掠義濃而敵人猶未
畏服我構砦於川畔運奇計以欲平謐義濃卿曹謂何
衆皆然之信長曰當以誰人為之主乎衆皆杜口召秀
吉而問之秀吉曰這邊有土豪又以偷竊穿窬為業者
多矣而精兵亦或在其中於猿木柏井神野秦川小幡
守山根上等選聚之分定其隊伍以置彼砦則無乃可
乎信長可之於是秀吉記其姓名殆十二百餘人其拔
類者則蜂須賀小六同又十郎稻田太炊助青山新七

同小助河中不助長江半次加治田隼人田北聯木
夫松原内庄等是皆可以為隊長者也凡騎歩漸可五
六千人分之為二而可也若無其將則秀吉將之而已
信長許之

七月信長命監吏聚集材木九月材木既集因是乘林
木於舟檣自北方渡而到川際積之既欲構砦時自井
口出八千餘兵以防之信長見之令曰敵多兵也以弓
鳥銃可能防之如今時則縱雖不殺戮敵兵而唯以城
砦修築之速成為要耳故防者不弃弓矢築者常把箭
鉢逾數日城砦既成以秀吉使為之主出制禁數條以
示兵士其後敵先出奇兵以欲挑秀吉之兵而擊之稻
田大炊助見之曰敵兵之為体也其有心乎慎勿出奇

兵秀吉然之故敵兵退去稻田大炊助蜂須賀小太
治田隼人等相議曰今夜將襲敵召所與賂之敵而問
敵之事乃交評談秀吉等皆出砦以窺敵陣以蜂須賀
賀治田為小將以稻田為弓鳥銃之將潛入殺敵得首
十三級而歸秀吉遣書於福富平左衛門林井所之助
而使達事於信長下々大喜賞秀吉及稻田蜂須賀賀
治田等各有差

太澤次郎左衛門者義濃守留馬城主也秀吉以謀使
屬信長秀吉獲太澤到清洲使謁信長其夜信長召秀
吉曰太澤者勇士也其或變心乎吾唯誅之耳秀吉諫
曰使剛敵降我則太澤是其權輿也而今殺之則敵其
不降矣唯請君宥之信長遂不聽至是秀吉帰家不挾

刀斂謂木澤曰今於尔之身有怪疑之事不宜以我為質而速去木澤聞之及其夜而逃去

義昭自六條城移于二條城既而信長告暇而歸義昭請信長曰可留勇將一人信長許諾衆皆以為若非佐久間信盛則其必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也耶時信長留秀吉於二條城衆皆驚訝翌日秀吉到二條以上歸中務少輔清信欲謁義昭清信難之秀吉頻請之於是義昭出見焉信長家臣往々有謔秀吉者信長終不從同十一年四月信長攻近江箕作城時秀吉前驅遂陷之長譜中

元龜元年夏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勑力與信長構兵信長往攻之秀吉請先驅信長許之以殺濃人竹中半兵地賜秀吉又移居於小谷城

天正元年信長擊滅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以長政之采

衛尉車治牧村氏丸毛氏三人副之而使爲前驅

同二年春秀吉以水谷雪深有往來之勞故構城于今

濱改另長濱而居焉

同五年十月信長賜播磨於秀吉東播咸服小寺富兵

衛最屬志焉佐用氏土用氏等不服從故秀吉攻之下

上月城使山中鹿助守之又攻佐用城小寺富兵衛為

先登而進遂拔佐用城斬城主兄弟秀吉獻捷書於信

長又大悅官共衛剃髮另如水圓清

同六年三月秀吉受信長之命再伐播州別所小三郎
 長治應之長治考播州東八郡之守護也時長治伯父
 別所山城守賀相謂長治曰秀吉橫行于此地狹必及
 我身乎長治諾之乃叛秀吉而入於三木城完城郭聚
 人民督議曰事若速聞則洛兵可來攻若然則城郭猶
 未完拒守之謀猶未足於是偽撰一翰以送於京其意
 以為秀吉橫惡之甚故先守城而已非敢有反心也其
 後長治構諸城使祐橋左衛門守志賀多神市民部少
 輔守神吉樞原平主兵衛守高砂長舟四郎左衛門守
 駿口淡川彌正守淡河木曾豊前守大波志谷而長治及
 其弟小太郎治定彦進友行山城守賀相其餘土浦中
 村高橋服部後藤長谷川澤太尉三枝上原魚住伊
 古飯尾藤田等皆守三木城秀吉聞而曰吾以長治
 卿導不意長治有反心然亦何畏哉召別所源右衛門
 重棟問曰汝亦反乎重棟流淚無對秀吉曰是唯山城
 乎之所為也已汝遣書於長治以可察其事情重棟即
 馳校再三然長治依賀相之諛言而遂不從於是秀吉
 議攻三木城而軍士不多問小寺富永衛門曰何處可居
 幸小寺曰書寫山可也何則僧坊惟多糧米不匱入彼
 寺逐僧徒待信長之援兵而已秀吉可之乃入書寫山
 而居焉寺僧竄藏秀吉令兵士曰寺僧有何咎乎其必
 憤蔑傷害之歷日秀吉攻駿口城拔之城主張舟申即
 左衛門降先是長治與毛利輝光同心至是輝光使毛
 川駿浦守元春小卑川左衛門佐隆景合率衆多車家